歷代石經略

經傳刻石自東漢始魏繼之唐爲醕備以其取法漢魏文[illegible]古
鄭諸儒之本參以說文字林之字其本雖奉當時公介不[illegible]合
古而後代刻石鑄本皆遵用之故歸安丁氏溶唐石經校議敘
云今人所讀者毋論非漢魏六朝之舊亦非陸孔所據之本矣
句皆石經之句字皆石經之字讀經而不讀石經飲水而忘其
原可乎桂未谷先生此書乃據石經考金石文字記及經義考
諸書附以當時儒者之說而論次之上下七代爲書二卷學者
卽不得見石經各本讀此亦能洞徹根由而識三代經傳流傳
之故實事求是豈小補哉當時北平翁氏欲刻未果道咸間日
照許先生瀚欲與說文義證同授梓而未果同治壬申重熹走
日照謁許先生墓得識丁君艮善以此本相貽越十二年癸未

重憙出守陳州丁君亦來校刻先君子遺書逌商榷成之許先生校桂氏說文之例有刪有補茲亦略師其意更加按語以與原書有別讀者庶瞭然焉光緒九年冬月海豐吳重憙謹序

歷代石經略目錄

國朝賈漢復補刻孟子

唐明皇御書孝經

宋刻草書孝經

宋李德刻孝經

宋句中正三體孝經

宋楊南仲三體孝經

宋昌州古文孝經

宋建康府學孝經

宋湖州學孝經

宋常州學孝經

明國子監孝經

唐張參五經文字

唐唐元度九經字樣

孟蜀石經

宋田況補刻公羊穀梁二傳

宋席益補刻孟子

宋嘉祐石經

元汴梁學修復宋石經

宋高宗御書石經

金太學石經

以上四代石經引證諸書其爲一卷

據顧寧人朱竹垞諸家所本檢其要者錄成二卷翁學

使欲刻板散與諸生奉

命回京遂止壬子錄於萊州癸丑記於濟南　　耒谷

歷代石經略上卷

曲阜桂馥

漢一字石經

後漢書靈帝本紀熹平四年春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

蔡邕傳蔡邕字伯喈陳留圉人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盧植傳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紀傳

張馴傳張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光和七年徵拜尚書遷大司農

宦者傳時宦者汝陽李巡以爲諸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更相告言至有行賂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者迺白帝與諸儒共刻五經文於石於是詔蔡邕等正其文自後五經一定爭者用息

謝承後漢書碑立太學門外瓦屋覆之四面闌障開門於南河南郡設吏卒視之

袁宏後漢紀熹平四年春三月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之

前

楊龍驤洛陽記太學在洛城南開陽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二

丈（羊頭山記作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周易尚

書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

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

邕名

隋書劉焯傳開皇六年運洛陽石經至京師文字磨滅莫能

知者焯奉敕與劉炫等考定

鄭樵通志畧曰石經始於蔡邕秦火之後經皆初出諸家所

藏傳寫或異箋傳之儒皆憑所見更不論文字之訛謬邕校

書東觀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乃自爲書而刻石於
太學門外奈當漢之末祚所傳未廣而兵火無存後之人所
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謂石經者多非蔡氏之經
黃潛曰漢石經自北齊徙鄴隋復徙長安至唐初已不啻亡
其什九而拓本猶存開元御府由開元迄今六百年石之僅
存者不可知拓本之可見者如是而已未知後六百年其存
幾何好古博雅之士所當珍護以謹其傳也
陶宗儀書史會要曰堂谿典官五官中郎將馬日磾趙䧺官
諫議大夫劉弘張馴韓說官議郎張文蘇陵傅楨楊賜孫表
官郎中單颺官太史令左立官博士弁熹平中奉詔正定諸
經者

楊愼曰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文於太學講堂前此初刻也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此再刻也馥案趙崡石墨鐫華全襲此說不知其謬也朱氏經義考引石墨鐫華而辨之云按漢熹平刻石光和立石先後總屬中郎所書非再刻也

又曰蔡邕石經趙殿撰家有遺字三卷

于愼行筆麈曰洛陽石經晉末未嘗損失至元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爲洛州刺史取之以建浮屠精舍大致頹落閒有存者委於榛莽其後侍中崔光請遣官守視補其殘缺竟不能行而古跡泯矣視焚書之慘輕重不同其爲吾道之厄一也

馥案以上諸條不言漢石經爲一字三字

後漢書儒林傳黨人既誅其高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分爭更相告言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漆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

北史劉芳傳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辨時號劉石經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開陽門外御道東有漢國子學堂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復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讀書碑一所並在堂前魏文帝作典論六碑

至太和十七年猶有四存

宇文紹奕曰內翰胡公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竒按史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酈道元注水經亦云光和六年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則一字石經出於邕筆似無可疑若夫三體石經以儒林傳考之其書已出於東漢時水經乃云刻之魏正始中意者魏刻殆以補漢刻遺亾爾馥案紹奕曾見胡元質所得一字石經信其出於邕筆允爲卓識又或於儒林傳之言不能以水經注折之乃疑魏刻三字補漢遺亾是自蔽其聰明而爲臆說矣

張參五經文字序蔡伯喈以滅學之後經義分散儒者師門各滯所習傳記交亂訛僞相蒙乃請刊定五經備體刻石立於太學之門外謂之石經學者得以取法焉馥案備體謂三體

韋述西京新記曰貞觀中祕書監魏徵參詳攷驗蔡邕三字石經凡十數段請於九成宮祕書監內置之後天后移於著作院

竇蒙述書賦注蔡邕書今見打本三體石經四紙石既尋毀其本最希

郭忠恕汗簡曰後漢中郎蔡邕寫三體六經邪臣嬌嫉未盈一紀尋有廢焉

方匀曰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所傳皆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邕今字

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
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志
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邕石
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
運入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
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
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數十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
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亾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今
世猶存五代湮滅殆徃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
而收之遂加意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
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磾等名字者魏世用日磾等

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在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爲也尙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合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皆殘闕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不存數字可勝惜哉馥按此條與姚寬西溪叢語同

董逌廣川書跋曰蔡邕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當時號洪都三字纔三十年兵火繼遭碑亦損缺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武定四年移洛陽漢魏石經於鄴魏末齊神武自洛陽徙於鄴都河陽河岸崩遂沒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其半周大象中詔徙鄴城石經於洛時爲軍人破毀至有竊載還鄴艄壞沒溺不勝其衆也其後得者盡破爲橋基隋開皇六年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祕書內省議

欲補緝立於國學會亂遂廢營造之司用為柱礎貞觀初魏徵始收聚之十不一存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考驗至詳謂不盡為邕如馬日磾數輩相與成之然漢隸簡古深於法度亦後世不及故兼存之趙綽曰唐造防秋館時穿地多得石經故洛中人士逮今有之考當時所得已是漢世所遺沒而得者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又唐末淪沒之所出也

又曰朱越石與兄書曰石經文都闕碑高一丈許廣四尺駢羅相接太學在南明門外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四十六枚元魏時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毀禮記

但存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當是時尚有碑十八楊衒之謂得四十八碑誤也洛陽昔得石經尚書段殘破不屬蓋盤庚洪範無逸多士多方總二百三十六字其文與今尚書盡同閒有異者纔十餘然則古文尚書蓋已見於此或曰魏亦作石經安知此爲漢所書哉余謂魏爲一字漢爲三字此得相亂耶且天命自度碑作亮惠鮮鰥寡碑作惠於矜寡乃逸既誕作乃憲既延治民祗懼作以民肆高宗亯國五十九年作百年以書考之知傳受譌誤不若碑之正也

又曰石經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弟一篇並弟十四篇爲一碑亾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

又自弟十八篇至弟二十篇爲一碑破闕殘餘得五之一其

存字爲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校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爲意予之與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而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焉字鳳兮鳳兮作何得之衰往者不可見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爲誰而作執車者爲誰子是魯孔丘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書多二字耰而不輟作輟輟字誤今經義考原本亦誤夫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斿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于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校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校定衆家得正譌誤多矣

姚寬西溪叢語曰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於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於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是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亾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湮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傳碑一段在長安其上

馬日磾等所正定之本據洛陽記日磾等題名在禮記而日
磾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
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
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
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
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
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
乘日千餘兩塡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隸三體立太學門外
又云魏正始中立篆隸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
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隸書至
東魏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又非魏碑也

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唐祕書省內有

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內坊

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祕書內省置武后復徙於祕書省

未知其一字與三字也

馥案以上諸條誤以漢石經爲三字

隋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尚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

秋一卷公羊傳九卷論語一卷

唐志一字石經尚書五卷儀禮四卷論語一卷

江式曰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

碑刻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

邕者 馥案此條明言刊載五經題書楷法楷法卽隸也顧寧人謂漢刻亦有三體蓋誤讀此傳

酈道元水經注漢靈帝光和六年刻石鏤碑載五經立于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蔡邕以熹平四年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于碑使工鐫刻立于太學門外于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塡塞街陌矣今碑上悉銘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湻石經古文轉失湻法樹之于堂西石長八尺廣四尺列石於其下碑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魏明帝又刊典論六碑附于其次陸機言太學贊別一碑在講堂西下列石龜碑載蔡邕韓說堂谿典等名太學弟子贊復一碑在外中門

今二碑幷無石經東有二碑是漢順帝陽嘉元年立猶存不破漢石經北有晉辟雍行禮碑是太始二年立其碑中折但世代不同物不傳故石經淪缺存半毀幾廢言永久諒用憮焉

隋志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為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大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內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為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存秘府馥案又立一字石經當作又立三字石經蓋傳寫誤也此雖不言漢刻為一字觀其文義

則是以漢
爲一字

趙明誠金石錄曰石經遺字者藏洛陽及長安人家葢靈帝熹平四年所立其字則蔡邕小字八分書也其後屢經遷徙故散落不存今所有者纔數千字皆土壤埋没之餘磨滅而僅存者爾按後漢書儒林傳敘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又按靈帝紀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蔡邕傳乃云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既已不同而章懷太子注引洛陽記所載有尚書周易公羊傳論語禮記今余所藏遺字有尚書公羊傳論語又有詩儀禮然則當時所立又不止六經矣洛陽記又云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等名今論語

公羊後亦有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尙在蔡邕傳稱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定自書於碑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今石本既已磨滅而歲久傳寫日就訛舛以世所傳經書本校此遺字其不同者已數百言又篇第亦時有小異使完本具存則其異同可勝數耶然則豈不可惜也哉而後世學者於去古數千百歲之後盡絀前代諸儒之論欲以己之私意悉通其說難矣余既錄爲三卷又取其文字不同者具列於卷末云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畧記之

書女毋翕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保后胥慼女弔勸憂女誕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從今作分猷女各翕中各設

中爾惠朕曷祗動萬民以遷爾為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

五行今作汨陳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

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毋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德兄作皇旦以

前人之微言今作徽言是罔顯哉厥世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

殷就大命達殷集大命論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

道夕死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耰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置其杖而

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而已矣譬諸宮牆今諸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

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

一十字又記諸家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

無於今論語無盍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宮前御

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虯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謌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䧛議郎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禎雜（雜未詳）下谿上缺谿上當是堂谿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刻獨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與法書名

晝司藏益唐世以前未錄前代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
邵博聞見錄曰近年洛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伯喈隸
書尚書禮記論語各已壞闕論語多可辨每語必他出至十
數語則曰凡章若干如朝聞道夕死可也如鳳兮鳳兮何而
德之衰如執車者爲誰子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
是是知津矣如置其杖而耘等語按今世本爲異尚書高宗
亯國百年今世本肆高宗亯國五十有九年爲異甚初熹平
四年伯喈以經讀遭穿鑿謬妄同馬日磾等以前聞考正自
書立石洛陽太學門下摹寫者日千人車乘塡塞至隋開皇
六年遷其石於長安文字刓缺不可知詔問劉焯劉炫能盡
屈羣起之說焯因羅飛章之毀予謂孔子自衛反魯一定詩

書之冊至漢熹平六百年有奇已多謬失自熹平至開皇又四百年有奇自開皇至今又五百年有奇其謬失可勝計耶又隋史旣遷其石於長安今尚有出於洛陽者何哉

洪适隸釋所載漢石經殘字

石經尚書殘碑

命孔本作身何及相闕散孔作下闕愉言曰人維舊孔舊上有求字下闕二字殺孔作

求舊下闕有志女母翕侮成人用流孔作汝無侮老成人無弱下闕各共爾事

齊乃位度爾孔作乃口下闕民之承保后胥高孔作感鮮以不浮下闕

試以爾孔作汝遷安定厥國孔作邦亾孔無女不下闕其或迪孔作稽自

怨孔作怨下闕乑孔作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下闕之勞爾先予

不下闕于茲高后丕乃知孔作崇降爾疾曰下闕能迪古我先后下闕

民女有近孔作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闕下與降丕永於戲孔作崇降
弗祥嗚呼今予闕下絕遠女比猶孔作分猷念以相從各翕孔作設中闕下建
乃家闕下股孔作盤闕一字既闕下衆曰女罔台民孔作戲怠無勖孔作懋建大
命今我孔作予下闕凶德綏孔作嘉績闕下今孔作無爾惠孔作謂朕闕祖孔作
震動萬民以遷肆上闕下乘孔作隱哉予其勖孔作懋簡相爾念敬
我衆朕不庚已上盤庚三篇
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孔作孚已上高宗肜日篇
厥遺任孔作王父母弟不迪乃維四方闕下不啇于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乃已上牧誓篇
伊孔作鯀鴻孔作洪水曰孔作汨陳其五行帝闕下曰建用皇極次六曰
艾孔作乂用三德闕下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下食二曰貨

三曰祀四曰司空闕下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闕下明人

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闕下路毋偏毋黨王道蕩蕩毋黨闕下

爲天下王三德孔三上有六一曰正直二闕下家而孔無凶于而國人

用閉頗辟孔作僻下闕乃心謀及卿闕謀及庶民孔作人已上洪範篇

維天命元孔元作無遑朕不敢有闕下聞時維天命王曰告爾孔無二字

多闕下茲雒洛孔作予維四方罔攸賓亦維爾闕下有年于茲雒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王已上多士篇

嗇稽孔作之艱難乃劮逸孔作乃憲諺孔作既延誕孔作不否孔作則侮

厥闕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亮以度孔作治民祗懼闕下或怨肆高

宗之饗國百年孔作亯國五十有九年自時厥後闕下功田功徽柔懿共

懷保小人孔作民惠于矜孔作鮮鰥下闕酒淫孔作毋劮逸孔作于遊田

維闕其（孔作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毋兄（孔作無皇）曰今日（下闕）厥不

聖（孔作聽）人乃訓變（孔變上有之乃）亂正刑（孔正上有先王之）至于（下闕）則兄曰

（孔作皇自）敬德厥衍曰朕之衍允（下闕）公曰於戲嗣王臨于茲（孔監上有）

其已上無逸篇

道（孔作終）出于不詳於戲君闕曰時我（已上君奭篇）

我則致天之（已上多方篇）

常伯常任辟（孔作準下闕）亂（孔無）謀面用（下闕）于厥邑其在（下闕）有會（孔作）

俊心以敬事（下闕）王維厥（孔厥有克）上度（孔作宅）心乃（下闕）受茲（孔作此）不

不其（孔作基）於戲（下闕）旦以前（孔作已受）人之徽（孔作徽）言（下闕）訓德（孔德上有）

于是罔顯哉（孔作在）厥世（下闕）王之鮮（孔作耿）光以揚武王（已上立政篇）

几乃闕召太保（下闕）通（孔作達）毀就（孔作集）大命在（下闕）非幾茲卽（孔作）

既下闕 黼衣 孔作扆己 上顧命篇

右石經尚書殘碑盤庚篇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篇十五字牧誓篇二十四字洪範篇百八字多士篇四十四字無逸篇百三字君奭篇十一字多方篇五字立政篇五十六字顧命篇十七字合五百四十七字熹平四年議郎蔡邕所書者漢儒傳伏生尚書有歐陽大小夏侯之學孔安國尚書漢人雖有爲之訓傳者然不立於學官永嘉之亂三家之書並亾故孔氏傳獨行以其書校之石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鴻艾肳猶之類是也通用者十一字於戲毋女之類是也孔氏敘商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此碑獨闕祖甲計其字葢在中宗之上以傳序爲次也但云高宗

饗國百年異爾范史云蔡邕以俗儒穿鑿經籍疑誤後學與堂谿典馬日磾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靈帝乃從諸儒之請刊石立之太學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書易公羊二十八碑其十二毀論語三碑其二毀禮記十五碑皆毀北齊徙之鄴都至河陽岸頹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有易一卷書六卷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末及補治而亂作營繕者至用爲柱礎唐初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則石經之散亾久矣本朝一統時遺經斷石藏於好事之家猶崑山片玉已不多見今京華鞠爲氊罽之鄉殘碑日益鮮矣予旣集隸釋因

以所有鑊之會稽蓬萊閣勖音懵勉也劭亦遥字

石經魯詩殘碑

惟（毛作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葛屨（下闕）汾一曲言采其蕢彼其之子美（下闕）之誰知（闕一字毛作誰）上有其之葢亦勿思　園有棘其實之（下闕）父兮父（闕一字毛無）曰嗟子子行役夙夜毋（毛作無）已尙（毛作上）愼（下闕）哉猶來毋死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下闕）兮（毛作猗）不稼不嗇（毛作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下闕）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欿欿（毛作坎）伐輪兮（下闕）毋食我黍三歲宦（毛作貫）女莫我肎顧逝將去女（下闕）宦女莫我肎勞（闕）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下闕）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闕）句　山有蓲（毛作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下闕）酒食胡（毛作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

下闕既見君子云胡其憂　楊下闕

右石經魯詩殘碑百七十三字魏唐國風數篇之文也與毛詩異者如猗作兮貿作官樞作藲數字又有一段二十餘字零落不成文惟有叔于田一章及女曰雞八字可讀其間有齊韓字蓋敘二家異同之說猶公羊碑所云顏氏論語碑所云盍毛包周之比也漢代詩分為四在東京時毛氏詩不立官學隋志有石經魯詩六卷此碑既論齊韓於後則知隋志為然也

石經儀禮殘碑

東面主人下闕卒爵坐奠爵拜執下闕人盥洗升媵觚于賓下闕上

拜受爵于筵前下闕首公荅拜媵爵者立下闕媵爵者執觶待于

下闕公坐取大

右石經儀禮殘碑四十五字皆大射儀之文也石磨滅字畫比它經不明白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大學蔡邕傳則云奏求正定六經紀傳既已不同陸機洛陽記所載但有書易公羊禮記論語爾惟隋志云後漢刻七經於石碑皆蔡邕所書其目有一字石經儀禮九卷乃漢史陸記之疎畧也未央宮有曲臺殿天子射宮也西京無太學於此行禮故后蒼著書說禮數萬言名曰曲臺記今禁中有選德殿蓋便坐觀射之地而清閒之燕咨訪治道率在於是殆與曲臺暗合古者射爲六藝之一儀禮一經說射者兩篇後世非介胄之士則不習與古殊矣媵觚媵爵云者媵益送也

石經公羊殘碑

翬者何公子翬闕一字何以不稱公下闕桓於是謂桓曰吾爲闕三字矣隱曰下闕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闕二字之石踖板本作碏立下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闕一字之邑也曷爲下闕仲子板本有也字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闕一字爲桓立故下闕諸侯四諸公者何諸闕一字者何天子三公稱下闕相處乎內始闕一字諸公放板本作昉於此乎前此矣前下闕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未有成板本有也字吾下闕後爲年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下闕弟母兄稱兄凡闕五字之大夫也此下闕之邑也天子有闕四字諸侯皆從泰山下闕而葬不日卒赴而闕一字不告公曷爲與微者下闕大夫之末命者也　十年此公子翬也何下闕外於外大惡書小

惡不書於內大惡諱小（下闕）國也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

試（板本作弑）也試（下闕）葬（板本有以爲字）不繫（闕一字） 臣子（闕二字） 薨何以不地

不忍言（已上隱公）

何易之也易之則其（下闕）諱取周田也諱取（已上成公）

十有四年何以（闕一字） 記異也何異（下闕）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

以告者曰有麕而（下闕）乎隱祖之所逯（板本作逮）聞（闕一字） 所見異辭

所聞異辭所（下闕）不亦樂乎堯舜（闕二字） 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

（已上哀公）

有 傳桓公二年顏氏有所見異辭所聞異（下闕）何以書記災

也 世年顏氏言君出則已入（下闕）顏氏無伐而不言圍者非

取邑之辭也 十（下闕）

谿典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䧣議郎臣字闕二臣劉弘郎中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

右石經公羊殘碑三百七十五字自隱公四年至威公元年及哀公十四年之文也所書者皆是公羊氏傳辭而無春秋正經又有顏氏說石文斷續不可考釋葢嚴顏異同之辨也以今板本校之惟易四字省四字爾漢注引陸機洛陽記云禮記碑上有馬日磾蔡邕名今此碑有堂谿典八人姓名論語碑亦有左立二人姓名陸氏所記未之詳也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下闕本本立字闕一道生孝下闕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闕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下闕而有信雖曰未學吾

必謂下闕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下闕與意板本作抑予之與子贛板本
作貢曰夫子字闕五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下闕道斯爲美小大由
之有所不行知字闕五禮節之亦不板本有可字行下闕焉可謂好學
已矣板本作已下闕也而無諂富而無驕下闕告諸往而知來下闕人之
不下闕章已上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下闕乎板本作于學世下闕孫問孝於我我
對曰毋違樊遲字闕一何下闕曰生下闕葬之以禮祭下闕以別　子
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下闕勞有下闕孝下闕廋哉人焉廋板本有哉字
子曰溫故而知下闕子下闕器子贛問下闕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
曰下闕子下闕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下闕之下闕子曰書云孝于
板本作乎惟孝友于兄下闕也周因於般禮所損益可知下闕已上爲政篇

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林闕十一字與下闕與對
曰不能子曰闕五字山不如林放闕九字也射下闕曰起予板本有者商
也始可下闕子曰下闕般禮吾下闕也知其說闕三字天下也其闕一字
示諸斯乎下闕如神在下闕於二代郁郁乎下闕大廟下闕子知禮下闕
禮下闕也下闕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下闕往下闕門國板本作邦君爲兩
君之好有反闕一字管氏下闕知禮下闕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二
字出曰下闕無道也久下闕觀之哉　凡廿六章已上八佾篇
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板本有也字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
所欲也下闕顛沛必於是　子闕二字未見好仁板本有者字惡不仁
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闕過也各於其黨闕二字斯知仁矣　子
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板本作矣下闕子懷刑小人懷惠　子曰放於

利而行多怨　子曰能以禮下闕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下闕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闕已上里仁篇

有三年之愛於闕一字父母板本有乎字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

心難矣哉下闕君子板本有亦字有惡乎子曰有板本有惡字惡稱人之

惡者惡居下板本有流字而訕上者惡下闕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子曰年卌板本有而字見惡焉其終也已　凡廿六章已上陽貨篇

枉道而事人何闕一字去父母之國板本作邦字闕一景公待孔子

曰若季氏下闕子曰鳳兮鳳兮何而板本無而字德之衰也板本無也字

往闕二字可諫也板本無來者猶可追也板本無下闕執車板本作輿者爲

誰子板本無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板本有也是曰二字

知津矣下闕若從避板本作辟世之士哉擾板本作耰有而字不輟子路板本有行字以告板本有夫子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闕穀不分孰為

夫子置板本作植其杖而耘板本作芸子路拱而闕一字止子路宿殺雞下闕禮板本作義如之何其廢之也板本無欲絜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下闕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以乎板本作而已矣謂虞仲夷佚板本作逸隱居下闕少闕陽擊磬襄入於海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闕已上微子篇

交於子張子闕一字曰子夏闕一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闕四字者趾板本作拒下闕子夏曰雖闕五字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下闕其事君子學下闕子夏曰小人之過下闕曰下闕子夏曰大德闕五字出入可也　子斿板本作游闕六字子下闕君子之道焉可闕二字有闕一字有卒

者其唯聖人闕下仕而闕下曾子曰吾聞諸板本有夫字子人未有自

致也者板本作者也必也親喪乎闕一字子曰闕下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子贛曰紂之闕一字善闕一字是其板本作之下闕贛曰仲尼焉

學子贛曰文武之道未隧板本作墜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作識其闕下

告子贛闕一字贛曰辟諸板本作之宮牆板本作牆賜之牆闕二字窺見室

家之好夫闕下尼不可毀闕二字人之賢者丘陵也闕三字踰也仲

尼日月也闕下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

也猶天之子闕下已上張篇

不蔽蔺在帝心朕躬有罪毋板本作無以萬方萬方有闕一字板本有兩罪

字在朕躬闕下歸心焉所重民食喪闕一字寬則得衆敏則有功

闕一字則說闕下不驕威而不猛子闕一字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

闕一字民之下闕尊其瞻視儼闕三字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下闕已上堯曰篇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字闕一字

貫板本作浩諸貫之哉包周闕四字盖肆乎其肆也闕一字周下闕曰言

闕一字而在於蕭牆之內盡毛包周無於下闕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郎中臣孫表

工陳興刻

右石經論語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亦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枚貫之哉者漢

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爲高帝諱也此碑邦君爲雨君之好何必去父母之邦尚書安定厥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又云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汪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爲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爲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

爲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史稱邕自書丹使工鐫刻今所存諸經字體各不同雖邕能分善隸兼備衆體但文字之多恐非一人可辨史云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訓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今公羊論語之後惟堂谿日磾二人姓名尚存別有趙䧅劉弘張文蘇陵傅楨左立孫表數人竊意其閒必有同時揮毫者予詳玩遺字公羊詩書儀禮又在論語上劉寬碑陰王曜題名則公羊詩書之鴈行也黃初孔廟碑則論語之苗裔也識者當能別之.

婁機漢隸字源曰石經漢熹平四年立在西京靈帝紀云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於太學蔡邕傳云帝從邕與馬日磾

所請正定五經文字刊石太學石高一丈廣四尺陸機洛陽記云碑凡四十六多毀但有書易公羊論語而禮記盡毀不存北齊徙於鄴都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亂作營繕者以爲柱礎而隋志以爲後漢刻七經於石皆邕所書與紀傳所載不同唐魏鄭公收聚之十不存一尚書存一百三十九字魯詩存一百四十字儀禮存一百四十一字公羊存一百四十二字論語存一百四十三字

張縯曰石經本末丞相洪公論載於隸釋詳矣洪公所未及者今纂見於此唐章懷太子引雒陽記注范氏漢書論石經凡四十六碑及高澄遷石經於鄴通鑑所書爲五十二碑自東漢歷魏晉宋數百年間雒陽數被兵此碑當有毀者其遷

於鄴乃覩雒陽記多六焉疑雒陽記未詳也碑製高一丈廣四尺六經文多必非四十六碑所能盡者宋常山公河南志稱石經凡七十三碑常山公博物洽聞歐陽文忠每以古今疑事諮之河南所書必有依據矣後周伐齊毀碑以爲礮石方高緯昏亂兩陣勝負之頃猶需孽婦一觀遂以其國輸後周復何有於石經則此碑之殘毀亦宜也貞觀稽古止得石經數段其傳於今者亦可知其無幾矣蔡邕本傳稱邕自書丹於碑不言爲何體書今世所傳皆爲隸體至儒林傳序則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注言古文爲孔氏壁中書以穎考之孔壁所藏皆科斗文字孔安國當武帝之世已稱科斗書無能知者其承詔爲尚書五十九篇作傳爲隸古

定不復從科斗古文邕獨妄能具三體書法於安國之後三百年哉漢建武時杜林避地河西得古文尙書一軸諸儒共傳寶之一軸已爲世所珍如此熹平距建武又幾載乃謂六經悉能爲古文非事情也或者邕以三體參校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亦如孔安國之書傳耶儒林傳序疑字有誤者初邕正定六經與堂谿典等數人同受詔今六經字體不一當時書丹者亦不獨邕也姑識其末以俟博識君子

趙轍書史曰欲學隸者當以石經爲祖

林罕曰蔡邕於國學所立石經或云隸省者卽隸減也少減曰省乃是隸書於篆書中減省點畫而已非是官省之省

張舜民曰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雒陽城乃蔡邕隸書論語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石經八分書熹平四年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尚書盤庚篇三十餘字論語爲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按三體石經漢魏皆嘗立之（馥案此言誤矣漢只立一字不立三字）熹平之立石見於後漢書靈帝紀蔡邕傳張馴傳儒林傳宦者傳正始之立石見於晉書衛恒傳而水經注則曰漢碑五經立於太學講堂前悉在東側碑上悉刻蔡邕等名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初傳古文出邯鄲淳石經古文轉失淳法樹之於堂西石四十八枚廣三十丈雒陽伽藍記則曰堂前有三種字石經二十五碑表裏刻之寫春秋尚書二部作篆科斗隸三種字漢右中郎將蔡邕筆之遺跡

也猶有十八碑餘皆殘毀後有石碑四十八枚亦表裏隸書寫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又讚學碑一所竝在堂前章懷太子引雒陽記則曰講堂長十丈廣二丈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少二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此皆當時親見其石而記之者也合而考之其不同有四焉一曰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二曰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三曰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四曰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後漢書本紀儒林宦者傳皆云五經蔡邕張馴傳則以爲六經隋書經籍志又以爲七經此言漢五六七經之不同也衛恒傳言魏初傳

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水經注亦云三字石經在堂西而伽藍記以爲表裏隸書隋書經籍志則謂之一字石經矣然則所謂效科斗之形而失淳法者安在耶此言魏石經三體一體之不同也金石錄曰漢石經蔡邕小字八分書後漢書儒林傳序云爲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蓋邕所書乃八分而三體石經乃魏時所建也伽藍記二十五碑爲三種字四十八碑表裏隸書水經注謂漢碑在堂東側而四十八碑爲魏經在堂西乃雒陽記不言東側有碑而云堂前有四十六枚上有馬日磾蔡邕名又不言字之爲三體一體無乃并水經之所謂魏者而指之爲漢歟此言堂西所立石爲魏爲漢之不同也伽藍記云周易尚書公羊禮記四部雒陽記則多一論語而趙明

誠金石錄言其家所收又有詩儀禮苟非其傳拓之本出於神龜以前則不應以宋人之所收而魏時猶未見也此言後魏所存石諸經之不同也凡此皆不可得而詳矣若夫魏書江式傳謂魏三字石經立於漢碑之西爲邯鄲淳書則不考衛恒之言而失之者也胡三省通鑑注云魏碑以正始年中立漢書言元嘉元年度尚命邯鄲淳作曹娥碑時淳已弱冠自元嘉至正始九十餘年謂淳所書非也孝靜帝紀武定四年八月遷雒陽漢魏石經於鄴北齊書文宣帝紀言有五十二枚覩伽藍記所列東二十五西四十八之數僅失二十一枚耳而隋書經籍志言河陽岸崩遂沒於水得至鄴者不盈大半則不考北齊之紀而失之者也周書宣帝紀大象元年二月辛卯詔徙鄴城石經於雒陽隋書於劉焯傳言開皇六年運雒

陽石經至京師而經籍志則云自鄴載入長安則自不考其列傳而失之者也此皆其乖誤之易見者也又晉書裴頠傳曰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而水經注諸書無言晉石經者豈頠嘗爲之而未成耶今此之本据宋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中好事者時時得之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子皆得其拓本邵伯溫聞見後錄言近年雒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而董逌廣川書跋記尚書存二百三十六字論語存三百五十七字今此石已不知其何所歸而拓本之存於世者固往往而有也

又曰衛恒四體書勢序曰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

日小篆三日刻符四日蟲書五日摹印六日署書七日殳書八日隸書許慎撰說文用篆書為正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密閑理不如淳也其所論者中郎之篆爾不言及隸以今推之漢人之所通行者隸也石經固有古文篆二體矣未知其出於何人若夫中郎之作隸者蓋隨俗為之欲人易曉而已固不若許叔重之一點一畫皆有根柢也故唐李陽冰言蔡中郎以豐同豐按豐字自後漢三公山碑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等碑多已作豐不始於中郎也李丞相將束為宋曾魚一惑涇渭同流而張參作五經文字每言上說文下石經石經之文大抵其變而從

省者也省者謂之隸其稍繁而猶雜篆法者謂之八分爲八分者已不必能通六書之指矣故韓退之贈張祕書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而況於爲隸爲眞以至於行草乎雖然古文之變而爲篆又變而爲隸也五經之異同變而歸於一也此亦勢之不得不然而中郎固適當其時者也顏氏家訓曰世間小學者不通今古必依小篆是正書記凡爾雅三蒼記文豈能書得蒼頡本指哉亦是隨代損益各有同異然則唐人試士必以石經說文字林者蓋欲其兼古今之法而曉變通之意乎

黃虞稷曰漢石經殘碑見於洪氏隸釋者尙書僅五百四十七字視孔安國本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論

語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公羊亦有嚴顏異同而詩則
魯故所傳非毛鄭訓故此足貴也

朱彝尊曰按漢立石經蔡邕所書本一字惟因范史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三體書法以相參檢樹之學門而楊衒之雒陽伽藍記北史劉芳傳因之唐竇蒙宋郭忠恕蘇望方勺歐陽棐董逌姚寬等均仍其誤獨張縯謂邕以三體參檢其文而書丹於碑則定爲隸其義爲允載考衛恒及江式傳酈道元水經注皆以一字爲漢石經逌趙明誠金石録洪适隸釋隸續辨之甚詳足以徵信其載一字石經遺文後列堂谿典馬日磾等姓名使一字石經出於魏當更列正始中正字諸臣姓名亦何取仍列典日磾等諸人於經文之後哉又史家

體例以時代爲前後隋經籍志列一字石經於前次魏文帝
典論然後敘三字石經於後是一字爲漢而三字屬魏不待
辭說始明其曰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
字盖雕本相沿偶譌三字爲一爾今漢石經遺字猶有搨本
存者余嘗見宛平孫氏所藏雖經文無多而八分古雅定爲
漢隸無疑也又按元吳萊立夫漢一字石經歌云先聖去已
久世傳惟六籍後儒各專門穿鑿多變易蔡邕在季漢章句
攻指摘八分自爲書刊定乃勒石古碑四十六兵火空餘跡
熹平歷正始洛士重求索衛侯師邯鄲三體精筆畫煌然立
其西學者嘗嘖嘖史書竟差舛一字幾不覿立夫之見亦以
一字爲漢三字屬魏故節錄之

馥案以上諸條考定漢石經爲一字盡破從前之惑水經注隸釋二書尤精核可據

馥又案儒林傳云正定五經蔡邕張馴傳作六經隋志云鐫刻七經攷漢置五經博士故稱五經又加論語則稱六經隋志列周易尙書魯詩儀禮春秋公羊傳論語唐時以春秋公羊分爲二故稱七經

學使翁覃溪先生兩漢金石記云近日杭堇浦論鴻都非太學一條云張懷瓘書斷黃伯思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皆稱鴻都一字石經非也按後漢靈帝紀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生蔡邕傳初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

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陽球傳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勑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又曰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按水經注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又東逕國子太學則太學在開陽門與鴻都遠矣獨怪當時待詔鴻都門下者若師宜官若梁鵠八分皆極一時之選何以光和六年立石不令寫經乃知二人特工蟲篆小技五經所以正天下譌謬偏傍增損之閒度非一二俗生可了故曰邕自書丹使工鐫刻誠慎之也全祖望鮚埼亭集偶記云北魏書江式表謂蔡邕刻石太學後開鴻都諸方獻篆無出邕者

則鴻都固非太學而又可見師宜官諸人之書遜於邕也邕以刻鴻都學生被譴而謂石經出於鴻都眞大舛也歸安丁小疋杰曰以漢太學石經稱鴻都石經者誤始於唐張懷瓘書斷而宋黃長睿東觀餘論晁公武石經考異等書因之今參攷靈帝紀蔡邕傳陽球傳及雒陽伽藍記水經穀水注魏書北史江式傳漢之待制鴻都與刻石太學判然兩事亦判然兩地且蔡邕以劾鴻都學生被譴尤不容以邕正字書丹之碑歸之鴻都也昌黎石鼓歌洪景盧漢隸字原序皆誤未經覈正爾方綱按光和二年二月始置鴻都門學而蔡邕諸人書石經在鴻都未立學之前三年後人以熹平石經目曰鴻都者當以丁君此論正之也

覆案諸書多稱漢石經爲洪都石經其誤已久得此一條可證舊說之誣

北魏補治漢石經

魏書崔光傳神龜元年夏光表曰尋石經之作起自炎劉繼以曹氏典論初乃三百餘載計末向二十紀矣昔來雖屢經戎亂猶未大崩侵如聞往者刺史臨州多構圖寺道俗諸用稍有發掘基蹠泥灰或出於此皇都始遷尚可補復軍國務殷遂不存檢官私顯隱漸加剝撤播麥納菽秋春相因闕生蒿杞時致火燎由是經石彌減文字增闕職忝胄教參掌經訓不能繕修頹墮興復生業倍深慙恥今求遣國子博士一人堪任幹事者專主周視驅禁田牧制其踐穢料閱碑牒所

失次第量厥補綴詔曰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便可一依公表光乃令國子博士李郁與助教韓神固劉燮等勘校石經其殘缺者計料石功並字多少欲補治之後靈太后廢遂寢

趙崡曰魏世宗神龜元年以王彌劉曜入洛石經殘毀因崔光之請補之此石經第四刻也竹垞朱氏曰北魏欲補治石經而中寢未有刻石流傳且神龜乃明帝年號而謂爲世宗趙氏之說均誤翫索趙說出於楊升菴蓋未嘗覈實故沿其誤而不自知也

宋洪氏适重刻漢石經殘字

諸道石刻錄漢石經遺字在越州治蓬萊閣

洪适跋曰蔡中郎石經在承平時已不多見今京雒雍禹廬其遂泯沒不傳也予既輯隸釋因以所得尙書儀禮公羊論

語千九百餘字鐫之會稽蓬萊閣凡八石庶幾見者有覺然之喜

吾邱衍曰石經遺字碑會稽蓬萊閣翻本破缺磨滅不異眞古碑今亾矣

宋胡氏元質重刻漢石經殘字

元質記曰漢靈帝時博士試甲乙科爭第高下至有行賂改蘭臺漆書經字者諸儒受詔於熹平成刻於光和俾天下咸取則焉碑高一丈廣四尺水經云立石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其論云漢鐫七經皆蔡邕書史亦稱蔡邕自書丹使工鐫刻其書畫超詣要非中郎不能到也然至今存者體各不同雖中郎兼備衆體而篇章之富未必

能辨於一人之手傳稱邕與堂谿典楊賜馬日磾張馴韓說單颺等正定諸經意者當時諸儒同涉筆於其間不可知也歷年多更變故久陵遷谷變煨燼剝蝕之餘甚至取爲柱礎爲礙石者唐初魏鄭公首訪求之十不得一況於今哉茲來少城得墜刻於一二故家雖間斷不齊然殘圭裂璧亦可寶也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庶幾補古之缺文云爾

宇文紹奕跋曰內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編斷刻收拾無遺常歎石經隸書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人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永貽不朽

金石文字記云宋胡宗愈重刻漢石經記曰兹來少城得壁刻於一二故家因以鑱之錦官西樓宇文紹奕跋言給事內翰胡公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夫字至四千二百七十有奇三體之文又八百一十九可謂多矣而成都兵火之後此石恐已不存亦未見拓本

馥案以上三刻皆修補漢刻故附於漢石經後

魏三字石經

隋志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春秋三卷

唐志三字石經尚書古篆三卷左傳古篆十二卷隋志魏正

始中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馥案竹垞朱氏曰一字當爲三字之譌）

晉書衞恒傳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覬）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戴延之西征記曰國子堂前有刻碑南北行三十五版表裏書春秋經尚書二部大篆隸科斗三種字碑長八尺今有十八版存餘皆崩太學前石碑四十版亦表裏隸書尚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四部石質犆多崩敗魏文典論六碑四存二敗

江式曰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

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之西其文蔚炳

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

歐陽脩集古錄古文篆隸三體遺字凡八百二十有九馥案歐陽棐曰高紳爲湖北轉運使道中聞砧聲清遠因得此本於其覆而已斷裂矣

洪适隸續曰魏三體石經左傳遺字古文三百七篆文二百十七隸書二百九十五有一字而三體不具者皇祐癸巳年雒陽蘇望氏所刻蘇君有言曰後漢熹平四年靈帝以經籍文字穿鑿疑誤後學詔諸儒訾定五經命蔡邕書古文篆隸三體鐫石立於太學今石不存本亦罕見收者近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數紙其石斷剝字多亾缺取其存者摹刻之凡八百一十九題曰石經遺字卽小歐陽集古目中

所有者慶歷中夏文莊公集古文四聲韻所載石經數十字
蓋有此碑所無者而碑中古文亦有韻所不收者則淪落之
餘兩家所得自不同耳石經見於范史帝紀及儒林宦者傳
皆曰五經蔡邕張馴傳則曰六經惟儒林傳云爲古文篆隸
三體書法酈氏水經注云漢立石經魏正始中又刻古文篆
隸三字石經唐志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曰尙書曰左傳獨
隋志所書異同其目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旣以
七經爲蔡邕書矣又云魏立一字石經乃其誤也范蔚宗時
三體石經與熹平所鐫並列於學宮故史筆誤書其事後人
襲其謬錯或不見石刻無以考正趙氏雖以一字爲中郎所
書而未嘗見三體者歐陽氏以三體爲漢碑而未嘗見一字

者近世方勺作泊宅編載其弟匋所跋石經亦爲范史隋志所惑指三體爲漢字至公羊碑有馬日磾等名乃云魏世用其所正定之本因存其名可謂謬論夏氏所註古文旣以此碑爲石經又有蔡邕石經亦非也隸釋鑒漢魏之字法詳公羊之題名據水經之事實辨二史之牴牾已定一字遺經爲漢刻矣續得蘇氏此碑益喜前說猶墨守也歷古所疑於今始判會稽所鐫隸纂亦存三體數十字使來者有以取信焉王世貞曰魏志雒陽雖經破亂而舊三字石經宛然猶存至馮熙與常伯存相繼爲州廢毁分用大至頹落按魏武定四年碑移鄴都河陽岸崩遂没於水其得至鄴者殆不得半然則馮熙常伯存所損十之二三而墜水者又三四也

楊愼曰魏正始中又立篆隸三體石經古文用鳥跡科斗體
篆刻史籀李斯胡毋敬體隸用程邈體
朱彝尊曰按魏石經本屬三字惟典論一卷乃一字爾世傳
經爲邯鄲淳所書而晉書衛恒傳謂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
失淳法其非淳書明矣趙至傳云年十四詣雒陽遊太學遇
嵇康於學寫石經徘徊視之不能去嵇紹亦曰至入太學覩
先君在學寫石經古文然則正始石經實康等所書也
宋蘇氏望重刻魏石經殘字
婁機曰魏三體石經正始中刻今在雒陽者皇祐癸巳蘇望
於故相王文康家得左氏傳搨本取其完者刻之凡八百一
十九題曰石經遺字

歐陽棐集古錄目曰古文篆隸三體凡八百一十九字後漢熹平中校定五經使蔡邕以三體書今其石之失皆盡皇祐中有蘇望者得摹本左傳於故相王文康家取其完者而刻之莫辨其眞僞也在雒陽蘇氏家 馥案蘇氏所刻乃魏石經遺字小歐陽誤以爲漢石經

宋胡氏 元質 重刻魏石經殘字

宇文紹奕曰內翰胡公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又得古人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鑱諸石氘貽不朽

馥案以上二種皆□□魏刻殘字故附於魏石經後

晉石經

晉書裴頠傳奏脩國學刻石寫經

傅暢曰裴頠爲國子祭酒奏立國子太學起講堂築門闕刻石寫五經

歷代石經略上卷